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三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西漢雜論

商君遺禮義弃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右賈誼傳第十八商君以其術強秦秦卒并天下

而誼原其弊以謂俗敗於二歲之間夫舍禮義仁

恩則雖得天下不能以一朝居然則秦之亡則其并天下始也傳曰秦失之強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云云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

右賈誼傳第十八誼初見用勃間讒之流離濱死而歸及勃以反見捕人莫言而誼獨以體貎大臣諷上勃幸已釋然上深納其言養臣下節夫誼迺

可謂公爾忘私異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者矣

贊曰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以漢為土德及欲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

右誼贊改正朔尚黄用五既不經見於道抑末曰疏可也中行說教單于得漢繒絮馳荆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飲食皆弃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此教匈奴無為所不能以敗其長技誼之三表五餌意亦出此術豈遽疏哉漢數和親

匈奴屢侵邊惟所賴於漢者繳也令國家歲以繒綺飲食北胡胡老曰欲如漢其貴人宮居冠帶紈綺粱肉愛生而重死甚於華人故兵不輕動動亦易制蓋誼之言更千歲而益驗術豈遽疏哉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云云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

其成功云云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右袁盎傳第十九諸呂之誅也少帝非孝惠子大臣疑所立以謂駟鈞惡戾薄氏君子長者故定策迎代王太尉握兵奉璽卒立孝文漢之賢君孝文一人而已矣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方呂后稱制勢無劉氏戇如王陵廷爭不可智如陳平依違未言當是而責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則呂后帝母罪

所不加是產祿不得而誅大臣反受其咎投鼠忌器禍機一發當何如哉卒之呂后死而祿產誅劉氏固安社稷固定太尉忠誠主兵之力也則太尉非社稷臣而何若非時危疑社稷無主平居討亂謂之功臣可也而勃擇立孝文謀深而慮遠及孝文既立德尊而澤厚豈特為漢賢君隆四百年之業而已哉而後之人君師其恭儉幾至刑措者皆足以久安而長治則勃之為社稷臣也多矣且盎

非純臣亦策士也陽抑勃而陰助之豈正論哉高帝嘗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則高帝以其社稷遺勃已久矣揚雄亦曰絳侯勃之果終之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雄儒者宜責大臣以禮樂然聖人不作禮樂終不得而興謂後世終無社稷臣其可哉若勃以掌握嗣君而意得甚孝文以德勃立已而禮之恭臣主俱失盎能抗論使益莊而益畏則盎得矣

盎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錯謂丞史曰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

治之有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廼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

右袁盎傳第十九同子驂乘袁絲變色天下後世以為美談夫使誠實在於民君則固讜言也然盎以患談害已用種微謀而發之託公以濟私雖外若忠誠其實不足道也錯始議削諸侯蓋曰削之

亦反不削亦反顧吴楚實反而以誅錯為名錯何罪哉使盎為國計斬一錯信可無血刃而解吴楚雖非所以令諸侯姑曰紓目前患猶可也然盎以錯嘗按已免為庶人會錯欲復按盎而竇嬰又與錯有隙事急投嬰由嬰得對假正以遂奸豈惟忠不足道蓋罪人也班固言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仁心盎不足當也引義時時至焉若曰亦善傅會則盎之情也智能先事而謀

談錯無所施自以為得而不足以免安陵郭門之
戹亦何為哉若止上不馳峻坂却慎夫人坐塞梁
王求為嗣語而班固與其數直諫若此則可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為人陗直刻深孝文時天
下無治尚書者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
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
所還因上書稱説還博士
右鼂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矢巫匠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慎其初鼂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董賈同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純於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誚直刻深之名豈必其資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慎也觀其論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

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所惡不彊所欲不禁至諷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嬈寛大愛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已學其術矣不幸議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議已欲一洒之不可也若其所行事亦不過患諸侯彊大欲稍削之與案爰盎受吴王金諸侯誠驕盎誠賄固不得不治此豈一切俗吏刑名刻深之意乎會盎仇錯得以吴楚反事藉其口而錯竟以寃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

錯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固亦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死其是非固已白矣而司馬遷獨以謂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夫錯豫為國計慮山東反者抗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其所欲更令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既不盡聽而諸侯固已讙譁以不盡聽未嘗行之言而實其變古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

哉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文帝嘉之乃賜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右鼂錯傳第十九人臣言事而報以璽書漢法與故事所無也出於文帝嘉錯而為之故傳云寵荅

夫人君自以謂大患在於不明以不明擇不狂自以謂萬聽而萬不當天下其憂不治也哉嗚呼非其誠心樂善忘萬乘之隆而懼薄氷之危安能以一切之言而慮動乎心其聲於言惟恐不及至於如是之深切哉三代已降人君謙以來下如文帝者寡自漢至唐惟太宗一人而太宗後少懈於文帝愧矣故特出之三章不足道也

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十

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爰盎知其賢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八物者補官古無此也出於秦漢兵興用度不足權宜為之然賢如釋之顧出於其間至位九卿漢廷臣無出其右者卜式亦以貲官為御史大夫至與汲黯同稱質直夫人材豈有流品之異哉至於爰盎父故為羣盜漢用盎材

亦不問其所從來盜子猶可貰何不可乎雖公孫弘鼂錯之徒以科舉進亦未有以的然先數子者後世一切以科舉經術取士公卿貴人捨曰科舉則不能至至入物補官僅得一命以脫民伍多矣何古取之雜不必以學雖賤且易如彼而賢者多後世擇之精非學不可雖貴且囏如此而不肖者衆也政教在上風俗在下未易論也自其次言之以天下為一家無為同異以君子待小人則中人

慕義皆勉而為君子以家為天下家人自有心以小人待君子則中人趨利皆流而為小人則亦無疑乎取之雜而賢多擇之精而不肖者衆如此其反也

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

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召釋之驂乘拜為公車令

右張釋之傳第二十文帝以尉亡賴嗇夫善對欲官之而釋之引類至論秦之所以亡自此嗚呼釋之可謂見微知治亂之本者也唐賈至亦論科舉取士之弊其末曰至使祿山一呼而天下瓦解思明作亂而十年不復意以謂風俗壞郡邑無人故

盜起而民從亂不可禁雖然科舉致冠事不相沿也然魯酒薄而邯鄲圍嗟夫王者之舉錯可不慎其微也哉

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曰云云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云云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云云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

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云云夫士卒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云云削其爵罰作之繇此

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復以尚為雲中守

右馮唐傳第二十閫以外將軍制之賞賜不從中覆固古任將之術也然兵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夫必有將如李牧以忠於趙為心有不欺上之意動靜必得賞罰以情如是而君不御委任而責成功使得自盡焉可也若將不賢且不能而君不御輕用民死厚為已私稱不實之功規無厭之利

又皆決於外不從中覆姧人之所以爲資也可勝

察哉雲南大覆師中國之精鋭再舉而盡而當時

權臣掩其敗狀叙其戰功以玄宗之明竟於不寤

而捻范陽之覦致劒南之役嗚呼有君如漢文有

臣如馮唐魏尚而後可與言此哉

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召爲中大夫以數

切諫不得久留内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

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東海大治召

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右汲黯傳第二十黯為人修潔方正秉義嫉惡故漢君臣皆嚴憚之而黯亦居之不疑自丞相弘上宴見或不冠而不冠望見黯避帷中則黯為上所敬如此下憚之可知矣淮南王謀反憂黯守節而至說弘曰如發蒙則黯為遠臣所憚如此近臣憚之可知矣然則黯為人類以嚴勝者而考其行事

乃大不然黯在朝數犯顔直諫而居官臨民則務清静責大指不苛細不拘文法凛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寛大長者之風矣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網黯嫉其刻嘗質湯於上前曰公以此無種此豈嚴者之所及哉渾邪王之降也長安令以馬不具當斬而黯曰令無罪賈人與市坐當死五百人而黯曰愚民無知此豈嚴者之所及哉然則黯平居嚴而臨事寛昔臯陶叙九徳曰寛而栗夫栗則不寛

寛則不栗自其性之弊不能反也故寛而栗成德為難乃黯平居嚴而臨事寛則黯於臯陶九德盖具寛栗且有常人君彰之則國逢吉而天下治凛乎可謂有持平不撓寛大長者之風矣而世之好為一切之論者徒以黯喜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至士不附因病黯以嚴夫面折人之過不合者弗忍見此自黯之短然猶出於嫉惡者至黯愛君恤民仁心為質引義無窮則嚴何足以名之哉

自昔君臣勢異至論其行事則一以孝文為君寛矣而其除肉刑盖以嚴致平亦由黯以嚴名而持議乃出於寛夫人豈可與世之好為一切之論論君子哉

其諫犯主之顔色嘗慕傅伯爰盎之為人

右汲黯傳第二十傅伯梁人為孝王將其事不詳見爰盎數直諫愛君有足道者故黯慕之雖然盎有邪心其下趙談車以欲害已其致鼂錯誅以嘗

按已皆所謂身私而託公而黯排公孫弘張湯盖

引義廷爭奮不顧身無介然之私盎豈黯之徒也哉淮南王遷死上哀不食盎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廼解雖出於愛君然曰孝過曾參讓過許由則近諛矣而武帝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夫人君謂其下聖已則皆自聖非文帝之賢何足以受之唐虞仁義之不可以偽為也内實不至而外慕其文焉天下每不治故

黯以是動武帝而不訣然則黯雖戇不能使君必信而其所以愛君異乎盎之愛君矣

黯多病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右汲黯傳第二十揚子或問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夫四人者以羽翼

太子寤高帝而立惠帝張子房之智也許呂后以王諸呂王陵爭而已不爭呂后死乃與絳侯誅產祿陳平之無悞也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乃定策迎代王絳侯勃之果也引昌邑王下殿而泣送之取宣帝民閒而北面之霍將軍之勇也此其於國皆當伊周之任因禍而為福轉敗而成功者故揚雄以謂皆近世社稷之臣若黯位纔九卿職但諫諍且未嘗遭變也而嚴助已信其輔少主

守成則賁育弗能奪如此其重而武帝亦不疑而許之曰近古社稷之臣何哉傳曰本彊則精神折衝豈惟國勢於人亦然内誠中正則利貫金石而不禦雖莫見於事而其精神固已外讋矣以淮南王之謀不憚下丞相弘而獨憚黯其平居守義有以襲之也故鄭昌以謂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禮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何必良平勃光所遇之功哉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

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汲黯以之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然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

右鄭當時傳第二十班固語孝武時人材之盛曰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信哉是言非仁心愛士慕

義無窮則孰能若此也故孟子以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漢詔亦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一時名臣好善者不可勝數而韓鄭獨稱推賢豈但人事應受上賞而天亦不得以不祥蒙之不然則以舞文酷烈之張湯身為世戮天當勦絶其類而徒以達賢克開其後而有子如安世君子長者富貴令終如此不然是遵何德哉雖然古者行已畏人知君子之好善也性不能已非有為為之也

若言人之長恐可及亦足矣至置驛於郊以夜繼日則凡惡近名畏招權利者所敬而避也當塗大臣同時有位宜任此責者多矣而當時以列卿居京都四郊之來者皆欲迎受而身主之何哉夫戰國公子以得士相傾奪賓客無誰何歸斯受之彼有為為之也而當時長者何所傾奪而為是豈去戰國未遠其氣俗尚爾當時但貪於得士忘避此耶士所深忌者在近名近名則必懼毀懼毀則必

患失當時不幸類此故其獘至於在朝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以東朝覲之初是魏其不堅故上怒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趦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夫平生長短兩人於上前未病於公至公議當任則不堅彼哉然則當時知名士上意亦倚以為決者非其臨事失望媕㛹之態見則廷臣森然皆不語者何由獨得轅下之駡哉孟子論柳下惠聖之和以為百世之師然語

和之弊曰不恭極不恭之實曰君子不由夫柳下

惠一人之身也引而上之其和迺可以班於聖排

而下之其不恭迺不得為君子嗚呼愿而恭難哉

賈山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袪所言涉獵

書記不能為醇儒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不根持論學者之深病則涉

獵書記乃山之所以輕也然漢之所謂醇儒者守

一經專門名家載其師之説世世不易章句訓詁

僻陋而迂滯以為道之精盡安知儒哉古之所謂醇儒者志道而游藝有斐君子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從容則守正臨大節則不可奪如此其可也是以儒服者遍魯國而以儒自名者一人若守經而已何優焉儒者之多也哉然詩禮之流大儒小儒所以發冢則守經之陋至死不易尚猶庶幾此張禹韋賢之徒所以皆得名為醇儒而山輩見輕蓋世喪道而然否則未知其孰賢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云云陛下親自勉以厚天下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月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竊悼之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山論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

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自謂至言其言可謂至矣夫天下之大生物至夥豈但足以奉一君葢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産

其視天下如恐傷之雖山亦自以謂帝親自勉以
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日再三出哉儻其所
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悱愛君不自知其
諭之已甚至借為諭無所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
窮侈其獻言當何如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
終不加罰夫古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
為不可及也哉
鄱陽技乘嚴忌知吳不可説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

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云云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右鄒陽傳第二十一善哉陽之諫吳也可謂微矣濞數十年謀反白頭舉事事未發而陽擿其反謀豈不殆哉濞實陰連齊趙外事三越以孕大禍而陽為不知者言胡亦益進越亦益深為大王患之蘇林以謂微言梁并淮陽之兵漢折西河而下以

破難其計故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其意深
矣濞之不納則未知其智足以察此與懵不之察
也其智足以察陽之知其謀而難斥言耶則固不
敢誅陽誅陽則是自發其機其事敗矣其懵不之
察以陽為誠不知其謀而謂陽信其憂助漢耶則
曰陽不足以知吾事亦不誅矣故姑為不納此陽
所以觸危穽履猛虎而脫身無足疑也至其從孝
王也孝王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出入驕恣而又

昵其邪臣勝詭計無不從陽與枚嚴適至其國以陽之智略一啟口論事而勝詭固已惡之孝王怒至下吏將殺陽然則陽嘗動吳之禍機以婉而無殃未嘗深預梁事一介於勝詭以不合而幾死士之遊世可不知此也哉吳則於陽之辭察與不察皆不敢害陽惡暴已私其勢然也雖使傍有讒者而終無殺陽之理自其已事梁則倚帝少弟與太后之愛嘗貴驕顯求漢嗣非濞疏遠陰謀者之比

也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而陽爭之其將見殺

宜也勝詭握梁權陽為梁囚從獄中上書而言秦

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勝詭見之當何如哉

至以謂使寥廓之士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

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

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夫陽正以忠信介於諂

諛見惡而得囚又昌言忠信力指諂諛不屈以求

免然而勝詭終不能見害孝王卒以為上客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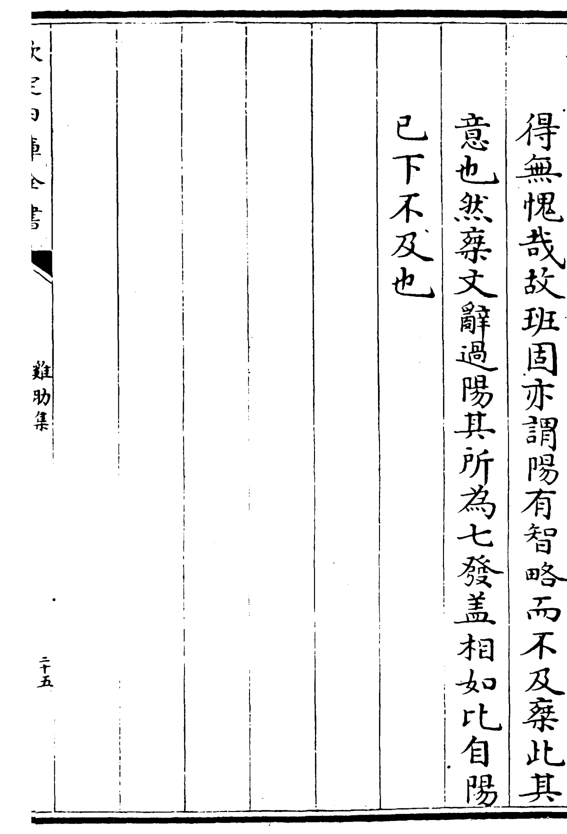
知士從容則可以謀全窮則不可以計免亦直而已矣孔子曰水火尚可以忠信誠心親之而況於人乎後孝王敗勝詭皆自殺孝王乃得陽而益親然則孝王豈終不肖者哉班固論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孝王信勝詭而危用陽語而安夫人主有中人之質孰不可與語上哉

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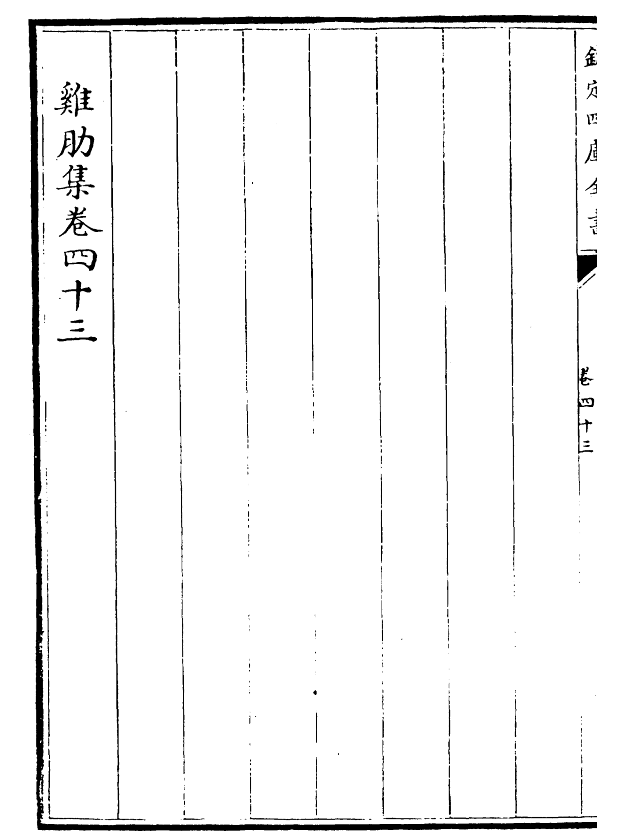
王不納去而之梁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漢聞之斬鼂錯以謝諸侯乘復說云云吳王不用乘策

右枚乘傳第二十一濞始萌反謀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其客皆諫陽詞微乘詞危濞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盖害之則事未發而先聞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乘已去吳濞已舉兵遂事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濞為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濞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

能漢然不問而捨濞哉棄之智亦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吳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顥求嗣漢棄與陽亦皆其客陽諫而棄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濞始微謀惡先誅士後已舉事奚邮人言棄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悍如爰盎而敢於刺殺之至害棄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垂死棄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怯矣且棄名梁客食其食而不救其禍於陽



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不及衆此其意也然衆文辭過陽其所為七發蓋相如比自陽已下不及也



雞肋集卷四十三

謹案卷四十一第一頁後七行國君十五年而生

子按左傳無年字

第十四頁前七行叔孫受禮而歸刋本脱孫字據

左傳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刋本其

嬖訛嬖其又僮下衍取字並據左傳改刪

第六頁前二行况勃樸椎少文刋本脱樸字據漢

書增

第七頁前一行以黨諸呂故刋本訛作以黨諸王

據漢書改

第十頁後一行文帝傷其志為親故刋本脱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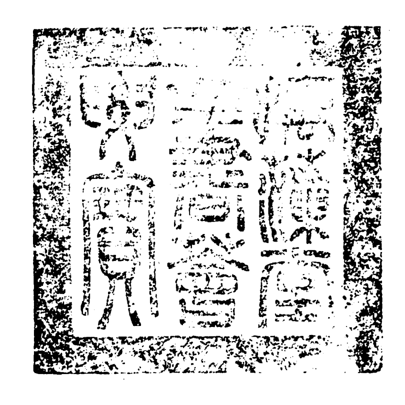
傷三字據漢書增

第十一頁後一行廼遣長載以輜車刋本輜訛緇

據漢書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刋本複

行之字據漢書删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貢生臣張子誠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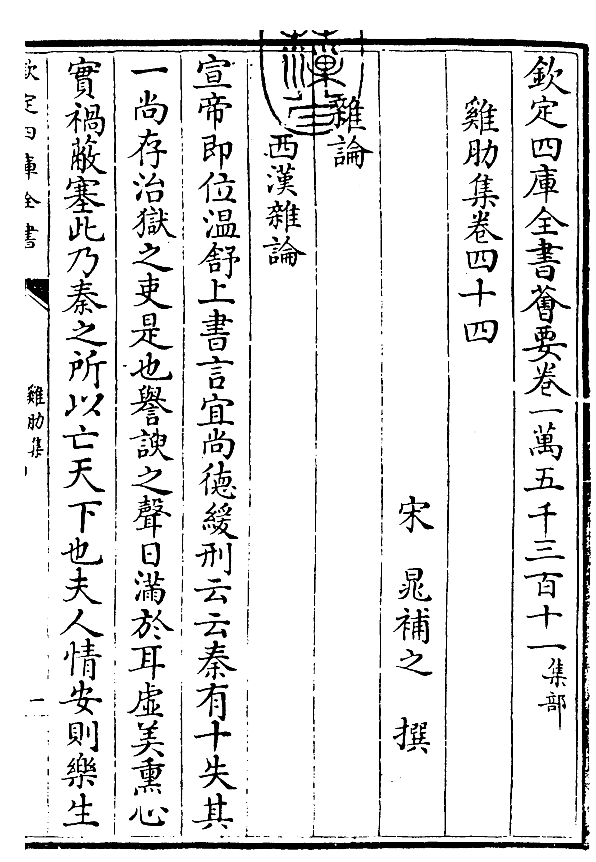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雞肋集卷四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西漢雜論

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徳緩刑云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夫人情安則樂生

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錬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錬者衆文致之罪明也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右路温舒傳第二十一班固以賈山鄒陽枚乘路温舒四人者傳相附以其上書論事類也然山於孝文恭儉之主至借秦為喻及諷其與賢士共射獵雖憂深思遠有豫防之忠而文帝亦何至是哉

陽棄遊吳與梁不得已而說而吳梁何足遊且說哉溫舒遇宣帝有為議與時會意刻覈之風其弊為酷烈故深指秦失而宣帝至是亦深見采納世被其利過三人遠矣固之言曰山自下劘上陽棄遊危國然卒免刑戮者其言正也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是固於四人者未有間也山陽棄皆浮於辭類非深切事情而溫舒論失之存獨指獄吏與言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及獄吏成鍊之

情可以為百世戒確乎其言如飢之粟病之藥也凜乎其志有治世大臣之風矣固以其上書論事類乃溫舒言可施於事非三人者之類也

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廼微言太后風上於是廼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

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令
以毀去矣嬰不聽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廼
令騎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夫愈怒
不肯順蚡廼戲騎縛夫

右田蚡灌夫傳第二十二籍福似專為蚡游説者
故其意每助蚡然教蚡以下嬰讓相則智矣至説
嬰兼容案夫使謝則無意於害竇灌者蚡能用嬰
夫不能用故蚡全而兩人死也

淮南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右灌夫傳第二十二蚡嬰三人者皆召權利以氣相傾而交禍蚡雖免於誅而死不旋踵見怪物焉班固以謂凶德參會其才不足相優劣也雖然嬰為差賢其救夫死亦出於義何則方梁孝王倚太

后愛而景帝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獨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及栗太子廢嬰為傅又力争不能得謝病去嬰為人臣於此亦足賢矣蚡以大臣當淮南王以藩臣入朝迎安霸上乃私許安以宫車晏駕而立安夫為人臣如此而不族豈不幸哉武帝英主自初即位故已嫉蚡專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

除吏又曰遂取武庫及東朝廷辯內史是魏其後不堅上罵內史曰吾并斬若屬矣則帝意直嬰無意族夫可知徒以黽俛從太后而兩人族嗟乎人君雖謹於奉親而族人之家刑亦可以濫設哉至淮南王反乃始歎息謂蚡在當族然亦竟不正蚡罪非也

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弗見安

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云云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云云景帝遣捕詭勝必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云云安國曰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云

云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初接秦雖經術粗亾然卿大夫論事猶習押闔務以奪人梁王倚帝弟僭踰而安國稱其忠孝以解上意而全梁意雖愛主然梁安得為忠孝哉非正論也然使安國非君子愛人以姑息而已者耶則進為罔上退亦適足以驕王而未足以全梁至勝詭為姦而安國正色不撓諭以禍福明甚王雖驕即知懼而出勝詭使天

子全兄弟愛而梁以安盖為漢語則佑梁為梁語
則尊漢然則安國非愛人以姑息者也謀也
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田蚡親貴用事安國以
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
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其年蚡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
夫

右韓安國傳第二十二漢賢臣如安國者少安國
而賄況其下者哉

趙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何如曰无咎无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趙敬肅王傳傳曰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王同姓非以賢勞也若武帝之言所以親其族而保全之至矣必才者耶地大力豐則叛否則以奢淫敗昌無行事記立與薨而已此武帝處之得也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勿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云云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云云建元三年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云云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勝為人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餘人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中山靖王勝傳厚親親

之禮王者之盛德也然漢諸侯皆奢淫不循制故鼂錯議削於其前主父定制於其後猶不能救武帝感勝之言而隆私恩在武帝得親親之禮矣而勝樂酒好内至有子一百二十餘人外浮辯而内濟姦欲勝不足道也

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絶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昭信欲擅愛請閉諸姬去怜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内茀鬱憂

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棄軀死無悔

右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二去附傳去犬亂行燔燒

烹煑生割剝人大惡仍重不足汙冊牘然其歌詩

成理類善屬辭者漢尚文武帝好賦諸王不學者

能言如此其習俗使然也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

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戸侯豈足道哉

右李廣傳第二十四為國患無人才不患無其時人才無時而不可用也又如孝文時内難方夷外懼未釋宜日夜求才若不及之際也有臣如李廣足任將帥且在左右又自知奇其能若遇時萬戶侯不足道者矣何孝文能用馮唐之言還魏尚於其遠而不能用已之所知起李廣於其近也傳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必如高祖新造擾攘之國然後為有其時自太尉入北軍諸呂喋血漢未嘗

一日而去兵終文景世之盛匈奴侵盜干戈日尋所急者將帥之才耳柰何自文帝已奇廣乃至武帝三世而不用廣雖曰用矣亦不盡其才廑廑乎以諉人役尚不足欲責其成功可得哉霍去病軍數有天幸廣結髮數奇功名一切聽於天命不復計其才不才則廣之不獲於衛霍間何疑哉廣孫陵亦有廣風其不逢類廣觀武帝以廣為青前將軍且密戒青不令廣獨當匈奴乃移前并於右廣

欲一當匈奴竟不可又遣陵為貳師將輜重而陵顧自當一隊乃怒曰將惡相屬耶卒與步不與騎二事類也廣不為前軍徙回遠陵步兵少無後繼安得功利又大將軍方以姊子夫寵貳師以女弟李夫人寵皆躐士大夫擅兵柄武帝固信青不信廣任廣利不任陵廣與陵僅在其指蹤厮養間敗死固宜嗟乎武帝安知用奇士哉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云云羣臣皆罪

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之風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右李陵傳第二十四武帝始不察路博德羞為陵後距疑陵悔不欲出固非矣又竟不遣博德使陵以少擊衆尚殺匈奴數千人單于震恐亦名將矣如遷之言其所摧敗亦足以暴於天下此知陵者之言也至言陵欲得當以報漢陵以匹夫沒彊虜

何能為耶使其有謀不過投隙率邊人拔身來歸必不能舉匃奴内屬明矣又陵自為蘇武言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庶幾曹柯之盟陵誠自信才足以為此與齊事與匃奴事異也夷狄之俗喪君有君劫一單于可病吾國則立一單于以信吾國陵且與俱斃何以報漢故遷與陵之言皆非也其勸武降而不得泣曰嗟乎義士陵與衞律上通於天至此則陵知悔其身之不幸復以自還而將死

矣然則陵有功耶罪耶曰漢用陵不盡其才兵少

而數勝亦功也使如韓延年死則後世復何議忍

死而降曰吾將有為孰明之以謂安知其不能有

為則毋誅陵勢不可還而可死又竟不死是陵於

忠孝皆負矣曰罪可也

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封青

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

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

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又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云云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當斬將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右衛青傳第二十五青無卓犖才能其起奴隸臨士大夫也徒以其肺附寵又班固言其軍數有天幸不破敗也合二幸以得封侯為大將軍似不足言也然其所以起微賤極安榮而不顛則非徒二幸亦青知止足持滿畏罪以能保之也其曰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是言也則雖以奴隸加士大夫之上可矣至周霸請斬蘇建以明威而青自以言肺附待罪不患無威深斥霸論以謂甚失臣意則非

徒可以加士大夫之上盖堂堂乎有漢大臣之風矣雖欲不貴且侯而永終譽亦不可得也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及衛皇后尊去病以皇后姊子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李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竟以不封引咎自刎而去病一戰即封遂顯

名雖論功成敗行賞罰自殊亦用有當不當然也李陵孤立自請擊匈奴而無左右彊近之援武帝則曰吾發兵多無騎與汝竟以是困至去病以肺附從軍則獨詔大將軍與壯士大將軍又為擇輕勇騎予之去病封陵降北何怪哉夫士求有用於時必量其上之信否未信而試不得已而用且內無功而遠求功廼徒欲以其才力蘄必成故多敗而中才則率多成功然則廣與陵可謂才矣而未

可謂能自用其才也

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迺拜甯乘為東海都尉

右霍去病傳第二十五甯乘所說秦漢以來游公侯貴人間策士之常談也青懼満求安而聽焉青

固宜保富貴者未可以長者之遺風責責也二者臣子之自謀得矣而甯棄拜為東海校尉何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賢良對策天子覽其對而異焉

右董仲舒傳第二十六傳稱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然武帝名隆儒既異仲舒對至三策之可謂勤矣

對畢不以居内而以為諸侯相何耶曰不合乎則如傳所載既用其言矣用其言踈其人然則武帝名隆儒實好大喜功與儒者議闊而不好也抑世皆疑仲舒語徒以白魚流火為受命之符非三代得天下以仁之意又推説園廟災顧下比京房翼奉輩避至使弟子不知以為大遇抑末也不足以論仲舒劉向以謂伊吕無以加之而子歆意其不可亦緣當時毁譽雖然何必為伊吕顧其言深切

可施於事者何如漢承秦大壞仲舒以謂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未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此最深切非世儒守經不知務徒語三代則欲一二守文不復可否或名夫治莫盛於周而周之

文致迺有時乎不可用亂莫亂於秦而欲革秦弊乃獨在乎損周政世務名而不語實者安能知之宗三代而實違之者所能及也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不以與周反與夏同然則何必伊呂姑要與治同道而足如醫治病不問其藥血脉治而人命延存謂之俞扁無不可者風俗善而世祚久謂之伊呂可也則劉向謂仲舒為王佐才非過也

雞肋集卷四十四

雞肋集卷四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唐舊書雜論

景雲元年韋庶人悖逆庶人竝以禮改葬

右睿宗紀第七大義滅親既與天下共棄之矣袪

父與君以禮改葬非也

三年追尊則天皇后曰天后聖帝

右睿宗紀第七武氏之惡非其子嗣立則為世大戮無復列於唐宗廟矣今不貶后稱為已幸而追尊其無名之僭號以為愛親是播其惡於衆也

開元七年秋七月制以亢陽日久上親慮囚徒多所原免諸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

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來守令權輕益甚夫赦囙上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事處置最為近

古開元之治抑有由矣

至德二載上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庾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庾江華太守

右肅宗紀第十肅宗東還衆纔一旅盜已穴寢廟人心去就之時也當時州鎮身為賊守朝廷或不能討而新平保定二太守以郡小力不足拒賊皆及於誅夫責人臣効死之義寧計爾力誅之是也括馬出於勢急非平時橫科庾以近臣率先違令

雖事輕棄郡而情不憂國甚之劾貶輕矣

襄州偏將楚元逐刺史王政據城自守

又襄州軍亂殺節度使史翽部將張瑾據州叛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逐帥阻兵自此始前此未有

也時大寇嗣興餘黨未殄朝廷置不暇問譬方搏

虎豕噬而豺攘其豬捨之宜也然因是以萌藩鎮

戕主擅相立之患惜哉故國多事奸人必乘隙窺

利覬幸逋誅李文饒寧捨澤潞而詰十五里明光

甲之欺夫行政必先理鼠偷鼠偷不捨則磨牙者懼矣

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乃授崇義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時國連遭大喪冦亦未殄崇義之罪不唯不暇討逐因以節度與之姑息之政始於此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吐蕃犯京師罪由程元振請斬

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在身官爵放歸田里元振衣婦人衣入京城御史鞫問以狀聞配流溱州既行追念舊恩於江陵府安置

右代宗紀第十一肅宗以興復大功神器所歸不在宦官輔翊也猶驕李輔國用為兵部尚書令宰臣送上遂離間兩宮虧損上德而代宗又甚焉至加輔國尚父位三公而元振尤親近用事譖害大臣方迫於戎寇播越憂懼故一賤士足以悟之而

竟牽褻御之愛優柔不斷以隳大刑然則唐之患藩鎮宦官皆代宗啟之此如木方蠱蝎已穴其中其亡之形非一日積也

僕固懷恩閒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瑒死燒營遁入吐蕃制奪懷恩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其太保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

右代宗紀第十一懷恩蒙國大恩背叛為冦去節度等號而存三公王爵此為貶耶赦耶唐之政令

不可得而知也

永泰元年敕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觀察使牒科役百姓致戸口彫弊此後委轉運使察訪以聞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朝廷方彊人才猶盛足以有為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州遂授以節度使李懷玉逐侯希逸據淄青遂授以知留後事威令已不行於藩鎮而姑息之患始起矣乃區區欲以轉運使檢察其科役信美而不能行真兒戲

哉

丁未日重輪是夜月重輪癸未太廟二室芝草生乾陵令於陵署得赤兎以獻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戎寇方滋歳屢旱蝗麕麕焉守成不暇重輪芝草赤兎一歳同至為何瑞也故論休符者證人事而已

詔邉事猶殷戎車屢駕軍興取給㫖出邦畿乃者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十而税一務於行古前此從第五琦請十畝税

一畝劾今則編戸流亡而墾田減税計量入之數甚倍古十一

征之法云云京兆府今年合徴税八十二萬五千石宜減放十七萬五千石青苗地頭錢宜三分放一

右代宗紀第十一古者十一而税過此無横斂也後世常賦之外取於民者不知凡幾種又履畝而税曰吾慕古是重之也民亡不亦宜乎代宗慙而減之有文景之意然既知計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而不能改曰姑減今年幾何是月攘一雞以待

來年然後已者也况終不已也耶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監軍封華州牙將姚懐為感義郡王李延俊為承化郡王以斬智光之功也

右代宗紀第十一異姓封王本於軍興賞功一切之政然王爵之輕且濫莫甚於唐

追謚故齊王倓為承天皇帝與信公主㠯女張氏為恭順皇后

右代宗紀第十一追尊親王為皇帝皇太子古未

聞也自太宗以來失之

正月回紇使出鴻臚寺劫掠坊市吏不能禁止復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慰諭之方止七月回紇蓄客奪長安令邵說所乘馬人吏不能禁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嘗藉回紇之力以捍吐蕃所以優禮之無不至回紇恃功而暴其使親於京師犯法而捨不敢治不惟無以示遠人後何以復使之哉若曰執其使明其所犯使歸自伏罪於其

國借使不問而詭詞以報我我亦陽置不問猶足以為不治之治

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

右憲宗紀第十四憲宗初立紀綱粗振杜佑嘗以老辭位優詔月三朝禮也而于頔乃以例請貴老尊賢之意不出於朝廷而可以自致不但意輕國家而不臣之跡彰矣不加貶責又從之主威所以削也

吐突承璀復為右軍中尉諫官以承璀建謀討伐無功請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璀為軍器使

右憲宗紀第十四自神策置中尉官官始握禁兵權已重矣而憲宗初命承璀為鎮州招討處置等使時許孟容與諫官固嘗極言不可憲宗不得已但粗改處置之名至是無功人言沓至又忍而貸之驕其徒太甚竟貽蕭牆之禍易稱不可如何者此之謂也

以戸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衛尉卿充諸道鹽鐵使程异為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是時上切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羣情驚駭裴度崔羣極諫不納二人請退

右憲宗紀第十五淮蔡不臣數十年河北刺客又賊宰相憲宗奮然發於英斷誓必誅翦韋貫之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遂罷政事袁滋請罷兵立貶

為刺史且屢出內庫錢帛供軍而元濟尋誅承宗恐懼歸命憲宗誠中興賢主非但無征利之心而已惟其初年志平僭叛病力不足故不得已厚斂一切出於權宜而牽於所欲成至用异鎛當鼎鉉平居朝廷信重如度羣輩願去位以諫而不能回嗚呼人主亦慎於有為哉

詔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為朋黨

右穆宗紀第十六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先王所以能使在位者皆正直而德如羔羊也穆宗不足以身化而明不能辨邪正區區焉詔曰勿為而已為者又未必能察而知易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何所補哉

罷理匭使以諫議大夫李渤知匭奏置胥吏添課料故也

右敬宗紀第十七以增胥吏俸料為吝而罷理匭使惜至輕廢至重也

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書舍人鄭涵等充考制策官

右敬宗紀第十七制策至二百九十一人濫可知

鄭涵等考定制舉人上謂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乃授白水城固尉宰相請其罪名不報

右敬宗紀第十七名制舉以待非常之材而得之者容私焉知其涉物議而不按有司不黜濫者尚命以官既失之矣至宰相請其事而匿不下益非也

上徽號大赦時李紳貶官李逢吉不欲紳量移廼於赦
文內但言左降官已量移者與量移近處不言未量移
者與量移翰林學士論列云不可為紳一人與逢吉相
惡遂令近年流貶官皆不得量移帝遽命追赦改之
右敬宗紀第十七宰相挾私怨更赦敕近臣論而追
改之而逢吉不得罪信任如故無政莫甚於此矣
昭義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仇士良懼是日從諫
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長慰諭遣

之

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數日相

鄭覃李石又十數日石奏刑殺過多覃又陳理道

上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憤氣塡

膺方是時士良輩新屠滅訓注等家握兵自防京

師訛言屢驚石等敢出口微議已勇過孟賁矣又

從諫近在澤潞擁兵問所難荅若欲以淸君側者

士良雖悍巳復股栗從諫意雖不為朝廷而詞順

可恃而文宗石等亦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特新遭大變又以投鼠忌器竟怗怗不能誰何而士良泰然以寵禄終忠臣之寃百世不洗功名之會難哉難哉

車駕將幸華清宫兩省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宫真聖廟貎未嘗修謁云云蓋崇禮敬之心非以般游為事已允來請

右宣宗紀第十八華清之幸聽諫而輟亦足善也

諱般游之實託禮敬之名詔令人主所以信四海也自文非矣若出一時代言者之口非諛則欺

同昌公主薨以待詔韓宗紹醫藥不効殺之捕其親族三百餘口宰相劉瞻京兆尹温璋論諫行法太過上怒叱出之

右懿宗紀第十九病死而殺醫是為不道又捕無辜數百人至叱宰相非特撞郎而已也

國子司業韋殷裕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上怒甚即日

下京兆府決殺妻崔氏等九人配入掖庭

右懿宗紀第十九上論妃戚家私事而當大逆不道之戮桀紂之暴不過於此唐之亡自此兆矣

宴百僚于崇勳殿上贊述全忠之功因言御樓前一日所司亡失赦書賴元帥府收得副本幾失事矣中書不得無過裴樞等赳待罪

右昭宗紀第二十國祚將遷君臣束手方區區責宰相失官文書事可憐也哉

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請封泰山太宗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為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何假封禪後羣臣復請十五年下詔將有事於泰山至雒陽以星變罷其事

右志第三太宗始排羣議欲守儉約賢君仁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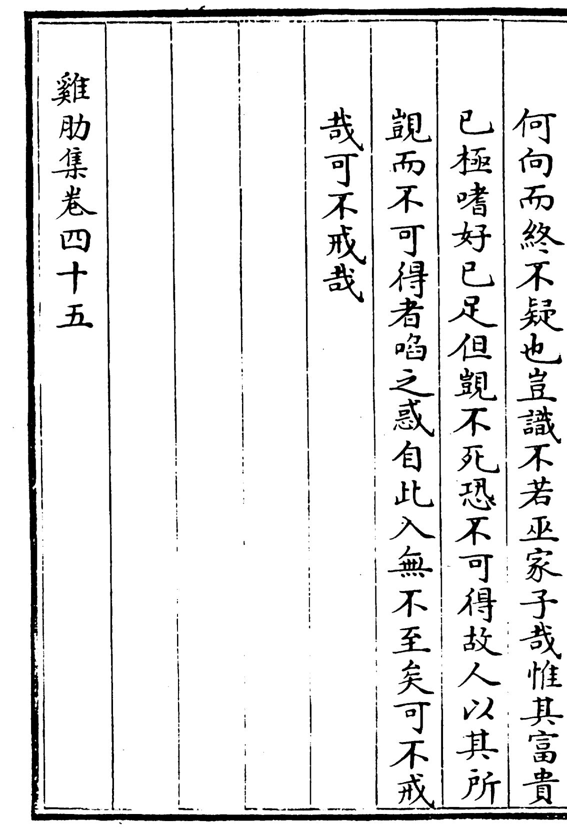
言也請者不已後卒議行徒以星變而止耳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太宗好大喜功自不憚萬里伐高麗况封禪耶使其本心薄之而不為雖舉天下以勸我何有哉既行而以事輟則特不得已耳語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其太宗之謂乎

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得

之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洞華陽改真符縣又太白山人王玄翼云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又使鉄往得玉石函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儉之意尊老氏以為姓祖未害於理也唐同泰言瑞石於天后朝亦封雒水神為顯聖侯於其側置縣立碑與玄宗事無異也而開元間盧履氷以為言玄宗立詔罷毀夫武氏則心知同泰之偽而假威鬼神以讋天

下如王莽意耳至玄宗既深嫉同泰之偽而甘受李渾王玄翼之誣出於誠心冀幸以為信然者則是事與武氏同而其惑廼武氏之所不惑而偽為之者以其英武好治苟有蔽焉不免於欺如此況中才以降哉高駢在西川安南時諸侯震恐真百夫特也氣凌萬乘莫能誰何而呂用之一巫家子奴材妄智睢盱其側如幻師之玩木人口目臂足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人過駢則亟拜雖莫知



何向而終不疑也豈識不若巫家子哉惟其富貴
已極嗜好已足但覬不死恐不可得故人以其所
覬而不可得者啗之惑自此入無不至矣可不戒
哉可不戒哉

雞肋集卷四十五

雞肋集卷四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雜論

唐舊書雜論

汾隂后土之祠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開元十一年上親祠改汾隂為寶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上言十一年親祠祈穀自是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

親祠前後數四伏請准舊行賽謝之禮上從之

右志第四祠后土非古也曠代不講而明皇行之行之十年不復講矣而蕭嵩勸之嵩為公相不能止人主非禮之動又勸之異哉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為母服止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推燥居溼咽苦吐甘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有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且齎斬之制足以差減請終三年之服高

宗行焉至開元中盧履冰上言則天將圖僭簒預自崇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

右志第七武后之請意誠在於自隆履冰言之是也然卒緣人情遂不可改鄭國為間說秦鑿渠意不在秦然渠成亦秦之利傳曰有其舉之莫能廢也何必武氏之攺哉

徐敬業作亂則天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遣萬國俊

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言刑非王者之所貴詞甚激切疏奏不省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駁吏所奏日與之廷爭全濟不可勝數

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僭意矯情盜名如漢王莽而才過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置匭達冤於闕下而遣使戮人於海隅取好譽於前立實威於後故不出房闥而國祚遂移當時大臣皆拱手聽命朝不圖夕而子昂乃獨以疎賤抗言其過雖不

見省亦不罪也至有功以職事爭則不唯不罪而又從之何哉葢亦心知死者之寃而利在殺故寧籍酷吏使驅除豈昏不察哉又時時聽納有所縱捨以微收天下豪傑之心故曰才過王莽當時忠賢事之者衆如狄梁公之不屈不但免禍而亦終用其言相張柬之寧不知是數人將有為哉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以次且終吾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故晚節稍弛權以圖存又賴承之者其

子也以不及於大戮故曰擇利害審

劉武周將黄子英宋金剛寇太原裴寂自請行賊斷其潤路師遂大潰城鎮俱沒高祖慰諭之後令鎮撫河東寂性怯無捍禦之才惟發使絡繹催督居人入城堡百姓惶駭高祖釋之有所廵幸必令居守

右裴寂傳第七世謂寂與劉文静同輔唐起義以比漢蕭曹非也沈毅有謀初覩隋之亂即有大志惟文静一人而已且與秦王不謀而合遂以宫人

事脅寂令啟高祖師自此與耳寂既無它長高祖亦徒以副監歡昵之故而私德之倚以心腹於佐命何有哉文静高才獨秦王深知高祖雖緣以起事而所待文静與寂薄厚有間矣以疏處嫌卒被怨叛之戮而寂又忌忮而擠之死去蕭曹遠矣嗟夫惟太宗為知人善遇功臣哉

張長遜以五原郡降授太守尋除豐州總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偽為詔書與

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高祖嘉之

右張長遜傳第七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利國家專之可也長遜守邊知梁薛乞師之謀若復而後圖之則兩寇交合虜兵南矣矯詔以伐其交義與計兩得也雖然當危迫可也若漢陳湯功不可不賞而匡衡執不肯賞為平日慮也

密為書以移郡縣云云因其倒戈之心弃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氷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

小

右李密傳第三擻詆隋主之惡惟恐不盡以重天下怨怒亦無足怪此密之擻也而目贊魏公神武齊聖七德九功之美起事而驕非所以善其始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恩信著矣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況以是曉新集烏合去就未可知之人哉是驅而離之也且坑卒多於長平豈佳事耶君彥詞失密用之又失君臣之知竝皁而同驅君子

是以知密之無成功也至溫大雅為高祖作報書稱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其言甚順而有禮夫高祖君臣豈與密輩角材而校智其文詞舉動之際勝負固已預分矣

密傳首京師李勣為黎陽總管請收葬詔許之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三軍縞素故人哭之多歐血者邴元真之降王世充也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伏甲斬之以其首祭密

右李密傳第三隋末羣盜竝起密於衆人中粗有
文理慷慨不吝財賞能得士死力雖敗而滅而諸
將故人心不叛之近田横兄弟之為人也

太宗圍逼東都單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
徐世勣訶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

右單雄信附傳第三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援槍而
至正欲取秦王耳而世勣訶之曰此秦王也則惶
懼遂退然則秦王威名讋於人心者已久倉猝聞

訶忌其本圖勇智俱廢而秦王遂免其成大業豈偶然哉

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

右李密傳贊初密歸朝不得志復謀叛王伯當止之不從竟敗死密雄桀雖無帝王度然終非事人者也項羽不肯渡烏江而王密肯為光禄卿奉朝請而已哉使密能忍志事唐唐亦能終容之否乎史臣之論非也

時制度草創命劉文靜等更刊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高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云云

右劉文靜傳第七法緣人情詞欲明達高祖可謂慮深而議當矣後世法既滋彰下益多偽至或歲歲刊律令而書生秉筆者又往往自矜夸曰語簡而該為工翦裁窘約詞不宣意巧者貪緣為奸而暗者出入牴牾可勝歎哉

殷嶠從擊辥舉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戒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憂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敵何乃以勍敵遺王也遂陳兵於折墌為舉所乗大敗

右殷嶠傳第八劉文靜亦不可謂無謀者也臨敵不自慮而惑嶠說遂以喪師太宗雖病卧而逆告以持久之計卒如其所料而嶠一自用則敗潰隨之嗚呼太宗為不可及也夫

膠東王岷州都督道彦遣使告諭党項申國威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為鄉導首領拓跋赤辭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它心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彦既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峽道彦不得進為赤辭所窘死者數萬人

右淮南王神通傳第十隋人欺誕結怨党項隋滅而党項怨之未怠也彼不貪厚幣而輕許我盟約堅定而後助我軍口血未乾遽往襲之是蠻夷常信而中國常欺邊將貪小利敗遠圖自古而然況所得不如所亾利亦果安在哉夫一喪師未足道而使四夷言中國乃不可信如此後雖欲為信可得哉道彥不誅唐無政也

陳叔達拜禮部尚書初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高祖惑其

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荅叔達謝曰此獨為陛下社稷計耳

右陳叔達傳第十一人主以天下為度記舊事用公器賞私恩雖不言已可愧又顯言之狹矣叔達不受是也

封倫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陳忠欵太宗以為至誠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卒後數年太宗方知

其事

右封倫傳第十三倫仕隋附楊素又為宇文化及數煬帝罪其險詖無行天下所知也以高祖太宗之明謂屈突通之忠於隋而信任之又貴倫至台鼎何哉書曰難壬人壬人之不可不察自堯舜以為戒矣倫更兩朝皆首鼠不忠而人主不能察不唯不及禍又親昵之語曰色取於仁而行違之在邦必聞倫之謂也

李靖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

右李靖傳第十七靖破蕭銑下東南數十城號令嚴肅軍無私馬謂無綱紀誣甚矣且彥博自忠良帷幄獻替何庸害將帥之功或者以職事所聞言

之然太宗至引隋將誅死事責靖是忘其大功而疑其所未必然者亦過矣豈自古人臣功大難賞人主所忌必借一事豫折伏之如是以為駕馭之策乎則與所謂有功見知則悅者豈不異意也哉

太宗將伐遼東召靖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吐谷渾也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殘年朽骨惟擬此行病期瘳矣太宗愍其老不許

右靖傳房喬將死惟諫伐遼而靖老病聞命踊躍

請才智信堪此行然戰將耳非知遠經國器也

李勣遇暴疾方云須灰可以療之太宗廼自翦須為和藥勣頓首見血以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又嘗閑燕顧勣曰朕屬幼孤云云勣雪涕噬指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今責出之我死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召為左僕射

右李勣傳第七太宗知勣不負李密固可以託孤

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為是哉勣事太宗寵遇已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自當以道事君同其休戚豈必嗣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哉無罪而出之欲收恩於高宗太宗待勣既已薄而勣又無學問知忠於所事而不能為國遠慮使其主不陷於惡然後為忠至阿其所好倉猝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自古如此者少獨勣事當之也

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將何為也正欲反爾命百僚議其獄多言當誅惟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太宗既盛怒竟斬亮于市歲餘刑部侍郎闕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右張亮傳第十九亮延術士問弓長之讖又養子五百人何為乎道裕言反形未具非也君親無將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

其人平允可知太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比言者之衆而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誅亮也不得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言而用其後日之身也不得不用其慶賞刑威於此兩得矣司馬遷明李陵非降漢武疑其為陵游說而當遷腐刑陵或能報漢亦未可知而漢武疑遷已有此坐至道裕言亮反形未具而亮狂悖實已著矣太宗不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其明智大度豈漢武

所能庶幾哉

太宗嘗從容語從臣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即大敗

右薛萬徹傳第十九程不識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云云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至明云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

識為名將云云然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廣才氣無雙所謂何至學孫吳者也自其跡觀之太宗論勣道宗師有紀律近程不識論萬徹驍邁出倫近李廣而實非也不識恐未足以擬勣等輩而廣豈萬徹之流哉為將當以紀律謀策處勝而動勣道宗其人也萬徹能勇而已何足與議此夫不大勝亦不大敗是常勝之術也非大勝即大敗是勝敗常未可知也且一大敗何以善其後耶

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下制獄被誅數十人坐同反之罪長倩子羲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羲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為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

右岑文本傳第二十武氏以牝雞託正陽之威逆理而行之天下不能誰何雖專以告訐斬伐讋人心然亦有道焉曰内亂而外治内不亂則不能次

且自快外不治則此位不可以持久故誣長倩以大逆而録子義以要官示不以私病公此豪傑尚氣者之所以屈心而狙詐冒利者之所以致死而胥臣之也韋嗣立可謂善薦士矣若避長倩不辜之嫌而蔽義之實能則非公也不白其累乎則讒害者接踵而入故先舉義才而微根其累則不疑而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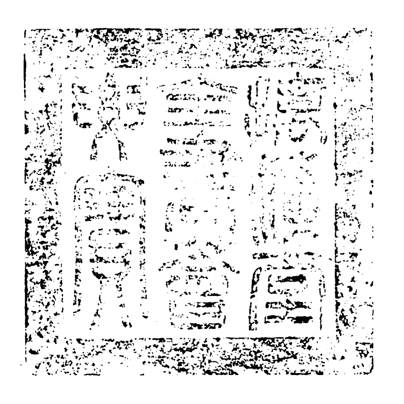
徵自録前後諫諍言詞往復以示史官褚遂良太宗知

之愈不悅

右魏徵傳第二十一此事史書之不知信否然太宗始得天下而勸行仁義卒致太平者鄭公也當時謨議往往在人耳目徵雖不自錄人將不錄之耶不然不欲隱君之美非但掠已美也馬周亦於獻替有補當時而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秩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為也周之事君日淺雖忠亮有謀不減鄭公而知識勳勞名

德之舊則少後之至其不伐則鄭公之事可慭矣

雞肋集卷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